

一个南宋老干部的退休生活

马琳

退休了干点啥好？

曾经修过飞机带过兵，后来又管过公共事业的笔者父亲，最近的生活模式是这样事儿滴：

我：姥爷，来北京帮姥姥一起带娃吧，顺便过下六十大寿。

老干部：不去，热。

我：来吧，一个人在家多无聊。

老干部：不去，家里有菜地。

于是，在家庭的小微信群里，分享的照片就是：



最新收获



今年桃子结了不少

前方一大波田园菜地图片来袭





为啥叱咤军旅、官场三十多年的男人，退休后眼里就只有菜地了呢？思来想去，原来退休归田这件事，也是有文化传承的，那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的陶渊明，不早就成为大多数政治失意，告老还乡，借种菜来转移注意力的文人官员们的偶像吗？若再举一例，我们就来看看南宋曾官至宰相的周必大的退休生活吧。

周必大（1126—1204），字子充，初字洪道，自号省斋居士、青原野夫，又号平原老叟，吉州庐陵（今江西吉安）人，历仕高宗、孝宗、光宗三朝，官至左丞相，封益国公，卒谥文忠。

绍熙元年（1190）光宗即位，周必大被罢相出守潭州。远离了政治中心的周必大，进入了“晚来惟好静，万事不关心”的生活状态，只是屡请致仕而未获批准。直至绍熙五年（1195），周必大才以太傅致仕，退居庐陵，正式开始花林竹海，与政治绝缘的惬意生活。

周必大之子周纶所撰《年谱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（绍熙五年）十一月辛亥，公迁新第，盖贡院旧基，公尝预荐于此，乃名堂曰《充赋》。东偏辟园数亩，地势坦夷，名之曰平，自号平园老叟。

可见归田后的周必大，不仅盖了房子，整了园子，还给房子和园子都取了名字，然后自己也随着园子取了个新号叫“平园老叟”。这平园名虽朴实，但面积可着实不小，除了种菜养花外，还能养鹿，至少曾养有六只。杨万里《诚斋集》卷一〇四有《送鹿周丞相》诗一首，提到自己将儿子长孺送来的两只鹿转送给周必大的事情：

某惶恐小禀：偶长孺送至双麋，顾山园偏仄，僮青生昧，不足以畜之。平园幽茂而宽通，给使武健而精熟，且闻旧有四鹿，今增其二，可以群矣。敬以献诸原圃，惟钧慈不赐挥斥。荣甚幸甚。

周必大的退休生活虽然开始的有些晚，但那份悠然闲适、自得其乐的心情却在其晚年的诗作中表露无遗。这些诗作大都收录于《平园续稿》中，如卷一有诗《仆营小圃方两月，而张坦夫履示腴庄图，有起予之意，辄成鄙句》：

百年种德十年栽，映带云岩与月台。
无问四时留客醉，何曾一日不花开。
人人争羨富登览，物物岂知工剪裁。
我比樊须身更老，只今学圃亦悠哉。

逍遥的幸福时光还有就是能与志同道合之人（其他退休干部）互相串串门，赏赏花，写写诗，喝喝酒，所谓“江国群芳自有余，诗才酒兴不愁无”（《次韵杨廷秀》）。周必大晚年唱酬最繁的好友，非杨万里诚斋（庆元五年致仕，吉州吉水人）莫属。同乡吉水人罗大经在《鹤林玉露》中曾这样记载二人交往：

庆元间，周益公以宰相退休，杨诚斋以秘书监退休，实为吾邦二大老。益公尝访诚斋于南溪之上，留诗云：“杨监全胜贺监家，赐湖岂比赐书华？回环自辟三三径，顷刻能开七七花。门外有田供伏腊，望中无处不烟霞。却惭下客非摩诘，无画无诗只谩夸。”（《上巳访杨廷秀，赏牡丹余御书匾榜之斋，其东园仅一亩，为术者九，名曰三三径，意象绝新》）诚斋和云：“相国来临处士家，山间草木也光华。高轩行李能过李，小队寻花到浣花。留赠新诗光夺月，端令老子气成霞。未论藏去传贻厥，拈向田夫野老夸。”（《上巳日周丞相少保来访敝庐，留诗为赠》）

都已年迈的二人，出门游山玩水的事儿是没有体力再做了，所以杨万里之万花川谷、周必大之平园就成为两人来往赋诗唱酬的主要场所。

老去何心悦盛华，观书无奈眼昏花。
但思载酒杨雄宅，细问三州二部家。

又：

栽花种竹满平园，人道安闲似乐天。

自笑铅黄消永日，何如蛮素乐华年。

但这个老干部不是一般的老干部，他还有一项特别的爱好。到底是什么？请细看上面引用的这首诗。诗名是（读前请深吸一口气）《杨子直秘书以一诗送小儿归省，又一绝及平园花木、校文苑英华，并次韵发笑》。题名这么长，让我来给你们划重点——“校文苑英华”。再看诗中提到的“铅黄”二字是什么意思呢？铅即铅粉，黄即雌黄。铅、黄皆为古人点勘书籍、涂改字迹时所用的颜料，故古人以铅黄比喻校勘文字之事。退休后的周必大除了种竹养花诗酒唱和外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“铅黄”之事上。

早在绍熙二年（1191），周必大就与孙谦益、丁朝佐等人开始了编校欧阳修文集的工作。欧阳修为北宋文豪，同是庐陵人，也是周必大的偶像。《宋史·周必大传》记载嘉泰四年（1204）周必大与庐陵知县赵汝厦在庐陵县学内建三忠堂事，“尝建三忠堂于乡，谓欧阳文忠修、杨忠襄邦乂、胡忠简铨皆庐陵人，必大平生所敬慕，为文记之，盖绝笔也。”周必大亦曾在《总跋自刻六一帖》中自述道：“欧阳公道德文章，百世之师表也……某不佞好公之书而无聚之之力，闻有藏其尺牋断稿者，辄假而摹之石，多寡既未可计，则先后莫得而次也。”

如此不遗余力地蒐集偶像真迹，周必大为偶像所做的努力真是感人。从另一角度来说，欧阳修拥有周必大这个重量级的粉丝，何尝不是一件极其幸运之事！周必大通过各种途径方式（借他人所藏摹印、朋友馈赠、欧阳修后裔相送等）陆续收集着偶像的文章、笔迹等史料，历时五年余，于庆元二年（1196）刻印完成《欧阳文忠公集》一百五十三卷并附录五卷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七“六一居士集”有言：“其集遍行海内而无善本。周益公解相印归，用诸本编校，定为此本，且为之《年谱》……”对周必大校刻的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做了极大的肯定。

如果说校订出版《欧阳文忠公集》是凭着对偶像爱与崇拜的支撑而努力完成的事，那么前诗中提到的“校文苑英华”事，则耗尽了周必大更多的心力。

《文苑英华》为宋代官修的文学类书，与《太平广记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册府元龟》并称“宋代四大部书”。北宋太平兴国七年（982）开始，由宋李昉、扈蒙、徐铉、宋白等人奉敕编纂，至太宗雍熙三年（986）纂成。《文苑英华》收文起自南朝梁末，迄于唐末五代，上承《文选》，但编辑体例混乱，错误很多，虽经真宗朝、孝宗朝前后三次校勘，仍存在诸多问题。周必大在朝期间，就已经开始关注《文苑英华》的校订，“顷尝属荆帅范仲艺、均倅丁介稍加校正”，而到“晚幸退休”之时，更是“遍求别本，与士友详议，疑则阙之。凡经、史、子、集、传注、《通点》、《通鉴》、及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初学记》，下至乐府、释老、小说之类，无不参用”（《〈文苑英华〉序》）。这部共一千卷的大部头类书，在“士友”彭叔夏等人的共同参与校勘下，于嘉泰四年（1204）的秋天终于刊刻完成，同年的冬天，周必大与世长辞。

幸好，一切都来得及。

幸好，走时没有了遗憾。

如今，周必大刊本的《欧阳文忠公集》与《文苑英华》残本都完好的在国家图书馆保存着，翻开书页，那近千年前版刻的字迹，仿佛在诉说着一位退休老者生命的厚重。

